

周治汉著

不速之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不速之客

周治汉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反特小说。描写我公安机关侦察人员,为保护党和国家的机密,与蒋帮特务分子展开英勇而激烈斗争的侦察故事。

主要故事情节是:一个假自首后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,趁“文化大革命”混乱之机,与潜伏在我公安机关内部的特务分子取得了联系。他们在帮派势力的掩护下,窃取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,妄图破坏我对海外的工作。

我某公安局侦察科长戈烈,在公检法专政机关被砸烂的艰难环境中,在人民解放军、兄弟公安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协助、配合下,坚持对敌斗争,几经生死风险,终于擒获了狡猾的特务分子,夺回了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,挫败了敌人的阴谋。

不 速 之 客

周治汉著

•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 3.75印张 75,000字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 8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7·225 定价: 0.27元

目 录

一	不速之客	(1)
二	见风转舵	(15)
三	火力侦察	(17)
四	明明暗暗	(21)
五	真真假假	(29)
六	如此奥妙	(41)
七	敌我双方	(51)
八	巧夺机密	(58)
九	谁是玉环	(61)
十	乌云压顶	(67)
十一	将计就计	(72)
十二	追根究底	(78)
十三	戈烈志坚	(86)
十四	识破假象	(96)
十五	拚死决斗	(101)

一 不速之客

一九六四年，盛夏虽过，临江市仍如同火炉，暑气不退，炽热异常。

深夜了，人们仍无法入睡。爱动的青年人，成双成对，在江边散步；街头路灯下，一堆中年人围在一起，聚精会神地在看下象棋；街道两旁，摆满了竹床，男女老少，道古论今，谈笑风生。

这时候，幽静的明湖边一座高楼里，灯火辉煌，这里的人们忘记了炎热和疲劳，仍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、战斗着。

“报告！处长，部里的急电。”年轻的女公安人员钟英，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肖处长。

肖处长单名叫松，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面善而又温和，对工作却是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。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武工队员，是善于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一位老战士。此时他正在和侦察科长戈烈、侦察员李侠研究案件。

肖处长接过电报一看，原来是“通报”。他看了看手表道：“时间快到了，走，到技术室去。”

四人转身走进技术室，戈烈伸手打开台扇后，各自坐了下来。肖处长说：

“有三个行动特务，已进入我区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破坏。上级命令我们要严密监视，一旦获取罪证，就立即拘

捕他们。现在，让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。”

小钟瞄了瞄墙壁上的大圆钟，已是午夜十二点了，她遵照规定的时间打开了电传机，荧光屏上密密麻麻的光点慢慢显示出第一个头像，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叫黄金彪，是敌特行动爆破组长；接着是第二个头像，年近四十岁，叫费兴；第三个稍年轻些，叫胡传金。

电传机立即关闭了。

“这三个对象，我们昨天已派人到羊城迎接他们去了。其中那个费兴，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。如果顺利，今天早上就可以接回来。这个‘进口货’，由戈烈同志来办吧。”肖处长继续说道：“李侠同志是你的老助手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再上去几个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朝小钟看了看。

李侠满意地笑了。小钟可有点不乐意。她是个上进好学、热情积极而又聪明勇敢的姑娘。她早就想跟戈烈一起学点本领，亲自参加具体战斗。可现在处长没有派给她任务，她不高兴地瞟了处长一眼，表示有意见。肖处长也看出了小钟的心思，笑着又说：

“哦——小钟，你也跟戈科长一起，随时配合行动。”

肖处长说的“配合行动”，是指小钟操作的电子侦测仪那一套东西。小钟这才高兴了。

“袁震手下的喽啰，是我们的老‘顾客’。我们从不怠慢他们，保证让他们的主子满意。”戈烈饶有风趣地说。

在袁震的办公室里。

袁震是蒋帮特务机关的情报处少将处长，五十多岁，既

奸狡，又毒辣。此时，他正和台湾的“西方企业公司”副主任考斯克一起，站在一张地图前面。考斯克五十出头，他的真实身份是某国中央情报局的少将官员，也是蒋帮特务机关的顾问。

“顾问阁下，如果我们的三只老鼠走运的话，今天清晨和傍晚，他们将先后钻进共产党的腹地。”

当袁震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副官急忙走了进来，从文件夹里抽出了一纸电文递给袁震。袁震看后哈哈大笑说：

“顾问阁下，你看看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关卡，进入了共党腹地。哼！这一次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。杀了我的人，不是那么便宜的！”

“来！祝将军阁下成功，干杯！”

考斯克举杯祝贺，两人哈哈大笑……

原来，不久以前，袁震派进来的一名中校专员袁少堂，在拒捕时被我击毙。他因此怀恨在心，决意报复，就派出了这个行动爆破组。

一列南来的客车，向内陆飞驰着。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卧铺上毫无睡意，正在思索着什么。

“旅客们注意！前面是临江车站，有在临江车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准备下车。”广播器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。

凌晨三时许，列车驶进了临江车站，那个中年男子提上行李包出了车站，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。

“同志，我到公安局去。”那位中年男子很有礼貌地对汽车司机说。

这位出租汽车司机是我们安排的侦察人员。他听客人说要上公安局，起先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又笑了笑，表示照办。

汽车朝公安局驶去。后面有一辆小车尾随，车内的两名侦察员小卢和小宋，是远程迎接这个人回来的。当发现来人的汽车朝明湖方向开去时，他们有些不明其意。小卢惊奇地说：

“怎么搞的，他没睡醒？糊涂了？把车子开到局里去干什么？”

小宋解释说：“可能是这家伙玩弄新花招，快通知肖处长。”

侦察员小卢拿起话筒：“喂，小钟，请你立即转告肖处长：102 直奔明湖这边来了，不知其意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”小钟回过头来向坐在旁边的肖处长和戈科长复述：“102 号直奔明湖这边来了，不知其意。”

“好的。戈烈同志，你找小李准备正面接待客人，可能出现新的动向，来者不拒。”

在一楼会客室里，戈烈和李侠接待了这位南来的不速之客。

肖处长和刚刚回来的小卢、小宋，还有小钟，一起坐在电视机旁，观察戈烈接待这个“客人”的情景。

戈烈，三十二、三岁，可是在电视屏上，他却显得有点老了。现在，他正和瘦高个“客人”谈话。

“报告长官，我，我是来自首的。”

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“我叫费兴，是蒋介石中央情报局少校组员，解放前在本地上过学。解放后我跑到了香港，以做生意为业，不料被国

民党特务拉拢，落进了特务的圈套，参加了蒋介石的保密局，叫我当游击司令，后来我虚报人马、冒领薪饷，被上司发觉。离职以后，又在第三势力当联络员，曾在台湾接受过情报和爆破训练，后来就当上了情报局少校组员。由于上个月你们……不，不不！是我们。”费兴改口说：“是我们又杀了他们的人，也就是袁震派往华中地区的那个中校专员袁少堂。就是为这件事，使他十分恼怒，就派黄金彪、胡传金和我进来搞破坏，以示报复。”

说到这里，费兴转身拉开手提包的拉链，拿出里面装的三块英国女皇牌香皂中的一块，递给戈烈说：

“这是一块伪装的塑料炸弹，只要把它放到目标处，再用手按动中心开关，就可以在远距离遥控引爆。”

“遥控装置呢？”戈烈接过香皂，不在意地顺手放到一边，好象费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，又好象费兴还欠他什么似的。

“遥控装置是一块特制的腰表，由中校组长黄金彪携带。只要我把东西放到目标后，通知黄金彪，然后我们继续旅游观光。黄金彪可以在五百米外的地方遥控起爆。”

“你们的目标变了没有？”戈烈的这一发问，口气既轻松、主动，又尖刻、艺术，使对方感到戈烈胸有成竹，仿佛早已掌握了他们这一次行动的全部计划。费兴急忙照实说：

“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。我的目标是火车站，胡传金的目标是大桥。这些情况，长官，您还可以再核对一下，目标是不会变的。……噢，我们投放的时间就是今明两天；他们俩也在今天先后到达这里。我们是旅游观光，在这里只能停留三天，请政府立即采取行动。”

费兴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眼巴巴地看着戈烈，等待着
他有什么表示。这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人员常用的手段。

“哼！”戈烈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，并不回话，而是两眼直
盯着费兴，等待着他这先试探而后想说的是什么话。

沉默了一阵，费兴接着交代了他们联系的方法和碰头的
时间、地点，最后，他长叹一口气，痛苦地点了点头说：

“唉，在多年的特务活动中，我看透了蒋介石辱国为荣的
罪行。吾人不愿继续铤而走险，只是无法脱身。这次叫我回
大陆来，我就下了决心，抛开妻子，借此机会向人民自首来
了。请政府让我直接参加行动，为人民立功赎罪。……”

“嗯，很好，你能够弃暗投明，揭发同伙，就是立了一功
嘛，我们非常欢迎。王有明你是知道的，他的罪恶比你大得
多，他回来之后，也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嘛。你放心吧，
你个人的某些愿望也是可以实现的。”戈烈的简明比喻，使费
兴连连点头。

“好吧，天亮了，我先送你到招待所休息去。”

戈烈开动汽车，由李侠陪同将费兴送走了。

戈烈和李侠回到办公室，天已大亮，他们先到洗脸间冲了
个凉水头、洗了洗脸，提提精神，又算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。

“小李，你看这个费兴怎么样？”戈烈伸了伸腰，打了个哈
欠问。

“我看这家伙呆呆板板，倒还是个老实相。刚才听你说他
‘某些个人愿望是可以实现的’，言外之意，是说他有些个人
愿望不可能实现，这话倒提醒了我。”

“你听出话音来啦！费兴呢？”

“他当时可能不十分明白。我也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他还有哪些个人愿望不能实现呢？”

“现在我还没有根据。走吧，小李，处长还在等我们哩。”戈烈用手搭上李侠的肩膀就要走。

李侠摆动了一下，不耐烦地笑着说：“戈科长，我也是三十来岁的人啦。你总是小李长、小李短的。”是的，李侠虽然只比戈烈小两岁，但他是个中等个头，人又长得瘦，看上去要比戈烈年轻得多。

“你呀，我想别人喊我个‘小’字润润味，可是从来没有这个享受啊。”

“有什么好事？让我也享受一点。”处长笑着接上了腔。

“处长，你是‘老肖’。小字辈，你这一辈子呀，算是享受不了啦！”

三人会意，都笑了起来。

“来，你们先看看这个材料。连续作战，是我们最大的享受。”肖处长把一份档案材料递给戈烈，撕下隔天的日历，转身到洗脸间去了。

处长走出来，整了整衣领说：“费兴这个人倒是老实相。”

“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，他的交代也是比较真实的。”李侠指着手上的材料说。

“搞特务活动的，哪有一个老实的！”小钟一进门就插上了话。

“只要他真正回心转意，回到人民这边来，是会变成老实人的。”戈烈说完，小钟会意地笑了笑。

“从现有材料来看，费兴的出身、经历，这次回来的任务，他交代的都是真实的。”处长表示同意。

“不过，费兴为什么自首，理由不很充分。例如，现在没有严重的切身利益关系迫使他采取这个断然措施；况且，他还有老婆、孩子留在外边。象这些连心绊脚的事，他为什么都不顾了呢？”

戈烈提出这些疑问之后，大家都思考起来。

“费兴是专搞情报的，怎么被拉来参加行动破坏呢？”处长又增加了一个问题。

“袁震是个草包，我们杀了他的亲信袁少堂，他迫不及待，图谋报复，搞孤注一掷也是有的。”李侠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他的顾问考斯克可不是个吃干饭的。他一反常态，出其不意地玩个新花招也是可能的。我看这里面必然有诈。”戈烈也向肖处长谈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“搞不好，他是来假自首的。”小钟果断地附合戈烈的话说。

“不，这只是说费兴自首理不通的一种看法，没有下这个结论，更何况还没有拿出根据。”戈烈补充自己的见解。

“是啊，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同志，说话要有根据，行动起来要有证据。你搞不好，就是涉及到人民的民主、自由，乃至生命的大问题。既然他是来自首的，我们就应该以礼相待，就应该按政策办事。立功了，还要给他奖励。”肖处长抽了口烟又说：“现在暂时不研究这个啦。目前紧迫的任务，是尽早地获取证据，把黄金彪、胡传金这两个罪犯收进来……”

“我建议，让费兴参加我们一起行动。”

戈烈提出的这个建议，使大家面面相觑。小钟心里也在嘀咕：“你既然也认为费兴不老实，为什么又叫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呢？”小钟不明白戈烈的意图，但处长却非常理解，他果断地说：

“好，去准备吧，戈烈同志。”

“是！我们几个再研究一下具体行动计划。”戈烈接受命令。

“对黄金彪，要见机而行，防止意外。”处长补充了一句。

“你放心，处长，我一定交给你一个活的。”

“哦，再把二科的况吉同志调给你，叫他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学习。光搞文字工作，不实践不行。”

况吉这个人，三十四、五岁年纪，个头和戈烈差不多，就是多一脸草胡子，他一直在搞内勤工作，要笔杆子。这个人老老实实，唯命是从。特别是在领导面前，显得格外殷勤。扫地、擦办公桌、打开水等等，样样都干在前面，和群众的关系搞得也很好。他从不说不别人半个“不”字，总是个“好好好”。大家对他都有较好的印象，唯独戈烈另有看法：他认为况吉这个人，克己待人过甚，反倒有些不实。当他听处长说把况吉调给他一起工作时，就有些迟疑，但他毕竟还是同意了。

“小钟，你通知况吉同志，十点钟参加研究具体分工。”

出了处长办公室，小钟不甘心，在走廊上拉住戈烈问道：

“戈科长，你既然同意我的看法，为什么还让费兴参加我们一起工作呢？这不危险吗？”

“不，他既然是老实自首，我们就要以诚相待，你说是吗？”戈烈说笑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但是，他的回答却使小钟

更加迷惑不解。

下午十四时十五分，十六次列车把胡传金送进了临江市……

二十时十三分，二次列车又把黄金彪送来了，他住进了临江饭店。

第二天，许多侨胞到罗汉寺游览观光。这是临江市四座寺院中最大、最好的一座。这里花木葳蕤，松柏苍翠，池泉清碧，殿堂壮丽，寺内那巍然屹立的千手金身，洁白无瑕的坐式玉佛，风度飘逸的石刻观音，更有栩栩如生的五百阿罗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各具特色，目不暇顾，美不胜收，实在令人流连神恋。

就在罗汉室里的多手佛像下面，黄金彪、费兴、胡传金三个人会了面，黄金彪抬头看了看多手佛，感到不大吉利，但又不便再约定别处，只好就在这里嘀咕了一阵子，决定明晚分别行动，然后离开临江市北上。

下午十八时，胡传金买了一张开往南方去的短途火车票。他提着旅行包进入了车厢，旅行包里已放好了爆炸装置。按计划他应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，然后再伪装成送客的模样下车出站。但当他正准备往行李架上放提包时，李侠上去一把抓住他，同时，况吉一声命令：

“不准动！”

还没等胡传金完全反应过来，李侠就迅速地从旅行包里取出了一块女皇牌香皂，撕开装璜一看，正是一块塑料炸弹。李侠立即取出了引信，随后，二人带走了胡传金。

在临江饭店的黄金彪，手里拿着块腰表，焦急地看着列车时刻表。十八点零九分的列车开动了，十八点二十四分，列车已进入大桥，黄金彪立即把腰表的拨针拔出来，退三把，再进三把，然后呼呼地直拨倒针。远处轰隆一声巨响，他住的那间房的门窗也略有震动。他稍带紧张地奸笑了一声，收好了腰表，准备第二步的行动。

其实，黄金彪空喜一场。正在车站等候黄金彪的费兴也不解其意，他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后，不由得惊恐起来，他怕万一失误，政府的干部就要说是他在捣鬼，就会拿他来治罪，他的一切都算完了……

戈烈在一旁早已看出了费兴的心情，他低声说：

“那是地下人防工程的定向爆破。”

费兴明白了。他头上的汗水显然增加了许多。

“101 已动身朝车站方向来了！101 已动身朝车站方向来了！”戈烈的微型耳机里，听到了肖处长的呼叫声，这声音只有戈烈一人才能听到。

原来，肖处长和小钟在技术室里，开动电视监视系统，一直在追踪着黄金彪。戈烈由于费兴就在身旁，不好回处长的话，只是咳了两声，作为信号，表示知道了。

“时间到了，你去吧！”戈烈叫费兴按照原定的计划行动。

费兴买的是十九点零三分北上的快车票，开车前五分钟，他在候车室里打开旅行包，把手伸进去捅了一下，表示按动了开关。又把锁链拉好，把提包放到十九点三十分开车的候车排坐上，转身进站，向车厢走去。

费兴的这一切行动，被在一旁监视着的黄金彪看得清清

楚楚，他暗暗预祝着自己的胜利。

黄金彪拿出自己的车票，剪票进站，走上车厢。他放好行李物品不到两分钟，列车就开动了。几分钟后，列车驶出了市区，进入北郊。黄金彪内心十分激动。激动的是，胜利在望，只要第二颗炸弹一响，我黄某人不仅可以连升三级，而且在回到台湾以后，还可以在国人面前称为英雄人物。他眯缝着眼睛，进入了飞黄腾达的境界……突然，一阵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，“为什么我们这次行动如此顺利？万一是共产党有意安排的圈套，那就全完蛋了！”他又转念一想：“不会，不会！刚才大桥方向不是有爆炸声吗？这颗炸弹虽然不能毁坏大桥，至少也能使它受损。难道共产党甘心用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影响，来引我上钩吗？”他想到这里，断定共产党的公安人员正在忙着勘查爆炸现场哩。“你们忙着吧！再给你们来一颗！”

黄金彪把腰表掏了出来，拔出拨针把，照样前后拨动，遥控引爆……

突然“啪”地一声，一块女皇牌香皂落到了黄金彪的茶桌前。黄金彪抬头一看，顿时惊叫起来：

“炸、炸……”

“炸不了啦！把表交出来！”戈烈命令他说。

李侠见黄金彪稍有迟疑，跨上前去，从他手中把表夺了过来。

黄金彪忽又看到费兴站在戈烈后面，知道事情已全部败露。他奸笑似地撇了一下嘴巴，伸手向裤袋里摸去。

“他身上有毒……”

费兴的惊叫声未落，戈烈早已明白，他手起指落，在黄金彪两肩的炎干穴上点了两下。黄金彪忍不住“哎哟”一声，双手下垂，两臂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，痛得他规规矩矩，动弹不得。

戈烈立即搜查黄金彪的口袋，掏出来一个密封的玻璃管，里面装有无色水剂烈性毒药，只要把玻璃管捏破，毒汁就会通过皮肤进入体内，几分钟就可以把人毒死。

戈烈的这一绝招，使黄金彪自杀不成。

戈烈的一双手，人称铁手，很有一番硬功夫，一把砖渣，在他手里一捏，就成了粉面；一块砖头，他用手那么一砍，就分为两半。几年前，他又从一位九十多岁的首义老人那里学来了“十二命脉快速点穴法”。刚才的“两下”子，就是这个绝招。

戈烈对黄金彪用了“快速点穴法”，就令李侠和几个侦察员把他架到乘务员车厢里去了。

列车在前方一个站停了下来，站台上早已停着两部小汽车。他们下了列车后，戈烈注视着李侠把黄金彪带上了小汽车，他向身边的费兴示意，上了另一辆小车。

“齐师傅，叫你好等啦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们按照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，准时到达，你看，停车不到五分钟。”

齐师傅名叫齐凡，四十多岁，是多年的老司机了。他工作积极，为人和气，工作起来，却很严肃，从不多说一句，车开得又快又稳。

汽车驶过大街，越过桥梁，车外临江市的夜景，分外迷